

开篇语:

1978年,《人民日报》头版出现了一篇以计划生育为题的社论,很快,独生子女政策推向全国。数十年,造就了一代独生子女,也造就了无数“一家三口”式的家庭。这一代独生子女,是历史上一个独特的坐标。如今,数量庞大的独生代已步入中年,生活奔波、赡养父母、一孩二胎……他们正在经历着“别样”的生活。今天起,本报推出“人到中年独生代”特别报道,来听一听他们的故事。

“人到中年独生代”

特别报道之一

猝不及防的“中年危机”

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他们,身上有各种标签,“啃老”、“蚁族”、“垮掉的一代”、“奋斗者”……这些矛盾的标签折射出他们人生的复杂辗转,但有一点是相似的:他们是独生子女。

分布在桂林千万个家庭之中的独生一代,都曾经是一家人的“宝贝疙瘩”,或是严格按照父母的规划成长,或是在溺爱中孤独“放养”。但如今,这些曾经的“小皇帝”们已经步入中年,为人父母,学着长辈的样子撑起家庭的重担,在社会的敲打中寻找自我,无论准备得如何,“中年危机”已悄然而至。

1 父母导航的“皇帝生活”

彭江1981年在桂林出生,被护士抱出来的时候,周边都是跟他情况相似的孩子,他们可能是政策意义上的唯一一代独生子女。

已经39岁的彭江,就好像矗立在人生轨迹曲线上的最高点,往前看,经历过冉冉升起时的雄心壮志;往后看,则认为自己已摸透了人生和社会规则,所有秘密似乎都被揭开。

由于是独子,即便家庭条件并不优越,彭江的父母还是把所有的资源都对准了彭江。“顺从”,或许是很多和他一样的独生子女重要的标签。

彭江拥有父母全部的爱和投入,但代价就是父母几乎为孩子的每一次人生选择做了决断。从挤进幼儿园开始,6岁学画画、弹钢琴,再大一点读市里最好的小学,周末作文班、武术兴趣班一次不落。父母望子成龙,在任何时候都会托举彭江完成“向上游动”。

“也很烦上课,经常妈妈前脚送到兴趣班我后脚就溜了。”回忆起童年,彭江说,这也是那个年代仅有的“叛逆”了。

彭江高考成绩不理想,父母要他上的医科大学无

望。父母劝他复读,彭江心里或许不情愿,但始终没有把“不”字说出口。复读一年过后,高考成绩马马虎虎,但能在区内一所医科大学就读。

“学医从医,自己有保障,父母有个病痛也有依靠,所以很听话地读了医科,后来在医院工作。”彭江说。

结婚生子,为人之父,日复一日之中,他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轨迹,但这些心声很难和妻子、父母沟通。“无论是读书、工作、结婚,也就是过成父母希望看到的那个样子。”

彭江说,如果有选择,他不会让父母决定自己的人生,在成长的十字路口,他要自己选择走哪条路,而不是按照父母“导航”好的路线。但人至中年,家庭的重担加之于身之时,他不能走回头路,今后也不会再寻找更多的选择。

背负着上一代人的梦想一路走来,独生子女一代不知不觉已到“中年”。



↑市民赵光锐三岁时第一次生日派对,照片中与他同龄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。(照片由本人提供)



↑上世纪90年代,桂林游泳馆里,一对父母在陪伴孩子学游泳。那个时代的独生子女得到了父母所有的关注。(资料图片)

2 “离经叛道”孤独成长

比彭江小5岁的杨熙然或许是另一个“极端”,是从小在父母溺爱中成长的小公主。

“我记得小时候每一次生日都是在西餐厅过的,全家都来为我庆祝。”和她一般大的很多“80后”都有着在餐厅过生日的童年经历,对“90后”、“00后”来说这更是常规操作。但要知道,就在距此不远的年代,对于动辄三四个孩子的中国家庭,这样奢侈的景象还是难以想象的。随着独生子女浪潮席卷而来,家庭中的“位置顺序”被完全颠覆,孩子们接替老人成为家庭宴会的中心,杨熙然就是被老人们亲手推上去的。

为了这个“小公主”能“飞得更高”,全家全力送她留洋。“特别喜欢跳舞,但并不是那么有天赋,初中之后早早地就出国学艺术了,但后来又不要学了。”杨熙然说,出国的时候自己太小,父母不在身边,虽然每个月的生活费不愁,但“孤独感”难以抵挡。在国外,她总是把自己锁在屋里,喜欢趴在窗台上看着楼下的人。过春节时不能回家,她一个人在窗台前能坐一整天,想着家里放鞭炮的样

子。

由于思乡心切,她不到一年就回国了。回到桂林,父母也没有强求她去正规学校读书,而是任由她继续在家捣鼓乐器,学了很多样,效果都不好。无奈之下,父母花钱让她读了民办高中,毕业于一所民办大学后在家待业。“毕业后无所事事,父母看着别人的孩子,终于坐不住了,想找个好人家把我嫁了。”从不干预自己的父母要把控自己的人生,杨熙然自然不干,到酒吧驻场跑场,也谈了几场恋爱。后来,她结婚又离婚,她反思,轻率结婚是太渴望得到爱了。

“现在想想,小的时候父母的爱太近,对独身子女溺得透不过气来,长大后又感觉很远,他们除了溺爱没有太多的教育理念,感觉孤独。”在她看来,矛盾的成长历程影响了她的性格——不自信,很懂事,渴望友谊,习惯去取悦别人。

步入中年,杨熙然对未来的生活有些忐忑。父母很难再给她建设性的意见,她也不习惯于再听取别人的意见,但生活的压力实实在在,焦虑不打一处来。

3 勇敢面对自我迈向未来

如彭江和杨熙然一般,很多独生子女感受到的第一挑负重,不是来自于物质和生活的压力,而是自己的精神世界。

像彭江家这样的双职工家庭,往往也是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最严格的家庭。无数个无人陪伴的假期,独生子女只能在循环播放的电视剧和一遍遍通关的电脑游戏中度过。同时,大量的资源投入常常让家长怀着很高的回报期望。如果说多子女家庭同时培养几个孩子能“规避风险”,那么独生子女家庭则只能选择“孤注一掷”。如果这个孩子将来不“成功”,也意味着整个家庭的“失利”。

“虽然现在并不贫穷,但日子总是难以让人开心,总觉得以前想做的事没有去做,现在年纪大了也不会去做了,人生有点遗憾。”彭江说。

“我倒不觉得前面的日子过得遗憾,不同的经历始终让我成长,或许我没有能更好地完善自我,但我仍然清楚自己一直在学着去担当。”杨熙然说。

21世纪初,一些教育家、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曾指出,独生子女存在某些个性弱点,比如胆小、谨慎、恐惧、孤僻、任性、嫉妒、易怒、固执、社会适应能力差、性格不健全等,这些被称为“独生子女综合征”。复杂的社会和家庭原因,造就了独生代矛盾的性格。

但是,勇敢面对自我,不停修正自己,迈入社会的独生一代,也自觉背起了家庭重任。既然无从后退,只就轻装简行。但背着几个老人的晚年和孩子的未来,他们必须更加努力。

记者沈青